

鄧演達遺札

鄧
演達

邓演达遗札

邓演达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政治舞台上重要的反蒋派别的领导人。这里发表的是邓先生在大革命失败后侨居外国期间，与亲朋故旧来往的信函。这些信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邓氏的政治观点、主张及对人生的看法，对研究中国现代史和邓演达先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信札系季方之女季明提供，文中〔 〕中内容系整理者所加，（ ）中内容为原信所有。原信缺字处，均以□填充。

[1928]年3月5日于病院

正成[季方]：

接到你第一封信后（由上海来）即复你一函寄沪[此信未见]，你已经收到了么（址系美租界周家扁路）？现接你由港来第一号详函，应再详细复你的信[此是邓复第二信]。立三[严重]的思想是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农业社会的反动思想。他配不上说“国家主义者”。因为国家主义是近代工业发达的社会产物——即中古时代的国家观念，亦必须建筑在人民的乐利主义上面。他的思想虽然和“中庸”的朽腐的礼教的孔子学说稍微不同，而结果必趋于反对革命，为反革命的新旧军阀——封建势力所利用。在他的眼中简直不承认有人的欲望，更不晓得有社会的共同需要，所以他现在只便侥幸不作新桂系军阀的附庸走狗，亦只能作“道学会”（辜鸿铭康有为辈的信徒）的和尚，配不上生存在今日的世界，祇合赶

快自杀！我自从和他结交以来，信仰他，得他助的地方很多，但是早已担[耽]心他那种反动的空幻的哲学。现在他已经是走上了深一层的幽洞里了——这是中国反动势力复活的反映——我们似乎已无法救援他。只好听他自择！正成，我们要决心，并且要认识，必须根本地扑灭中国现在还残留的一切老庄的空幻虚无思想及孔子的中庸苟且愚蒙思想，佛教的否认世界生活思想，耶稣的妥协调和思想，而以左手执革命纲领右手执机关炮的态度和行动，把礼教、老师、宿儒、绅士、道学家，一切摧陷廓清，把孔子庙、贞节牌坊、祠堂、庙宇，和中古时代的城郭一般一齐扫灭，而代以新的、“人”的、社会的、乐观的、有希望的人生观社会观，使男女同胞们一齐冲出目前的中国地狱，跑上新鲜活泼的大道，才能有革命成功的可能。而这种新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必然要在伟大的平民革命——在中国说是农民革命——以后，在新的生活条件上才可以实现出来的。这个思想上的战线，我们新党的领导者必然要加一番彻底的研究和彻底的认识，才能配做新党的信徒，才能负担改造中国的使命。我们眼中看见戴季陶的变化，已一日一日地到曾国藩、康有为的地步。现在已留有左宗棠和辜鸿铭的长生禄位牌给反动的白崇禧、严立三了。我写到这里，我不但不可惜，我并且喜欢思想上的战线已经分划清楚，新中国已在诞生期中了！

我在武汉期中的工作，因为党中含有反动的多数势力，所以必不能不和CP联合和他们奋斗。我的责任是革命，我的朋友们亦应是革命的朋友们。我在反蒋以前已用电报详细告知立三，只恐怕他未曾接到。即使我不通知他，也不是过错，因为革命党应该在革命的纲领上工作的。

新党的一切主要工作——如成立宣言和纲领、党纲、组织法等等，我一星期内出院后即行开始工作。日前临时工作可参照我前数日寄香港给你们公函办理。关于政治部人员灰心及浪漫不团结的现象我已用力纠正。我的态度意见已发表以后，他们必然

更有路向不至纠纷。惟无一人能担任实际工作为可虑耳。

前寄回宣言系9月中起草的，今日已过时，发表时可以反面的记述分记各报各团体——北京顺天时报必能登载。新党成立的消息，或者亦可简略露出意思在各报中发表。宣言印刷事不必在印刷局中去办。我们各同志都应该能写能印。油印机已够，何以各人屡屡来信并无办法印刷，可知同志中无人确实负责热心办事。可叹！

最后我应该告诉你：我来此系经陕甘蒙古的大戈壁及苏联的[此是初到德写的，应为1928年]。不眠症至今为害，真恼死人！但一星期内必与病相战矣。印刷事俟学会款拨到即应开始。工人以相信的青年同志为佳。步仙已否救出[侯连瀛于1927年12月4日被捕并被判两个无期徒刑，至1934年10月4日才被救出]？慧凡今日来一信说他或者可和你一块工作。这位老先生，也几乎要受立三的“道学”毒的，他能出来又多救一好人的命了！

问你的健康和进步！

（这信如可能时可给立三看）

[1928]年5月

典[季方]兄：

八、九、十号信均已收到。但第六、七号信，至今未到，想沿途有失？前参[立三]复你的两信，我都看过了，这并不是出乎意料之外。他本来的思想就是“教皇”的，神秘的，反动复古的，他参加了“国民革命”的工作，也不过是偶然。现在正好和他的理想上的同事打伙，打算去继承吴佩孚罢！我们自然不能和他在一起的！

蒲仙[即“步仙”，侯连瀛]的小孩[侯瑞桓]现在怎样？他很聪明，我们一定要成全他；而且要接济他。我已去函岳化[丘尊华]设法。请你就近注意。接你九号的信，知凡凡[季方长子季凡]又死，这事真是叫人悲哀！不但是你现在的的环境必然感着，而且凡

是你的朋友都必然感着。我以为那小孩如果生存，必不让蒲仙的孩子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责任是在“将来”的，不要过于着想“过去”。我盼望你的思想上的生活能战胜你现在的困难境遇！

贡献[邓组织刊物]（这个名词已经是投降的名词）的文章已经看过了，在表面上看是对的，并且谁都会说的，但是他的立脚点差了，而且不从中国社会的构成上去分析并不懂得政治的“活力”，所以必然的发生“结论的错误”。突击[邓组织刊物]在国内已难出版，（据学训[邱学训，北伐时曾任邓秘书]信）当在国外办，专文批驳他们的文章，自然可以在那个出版物上发表。

关于学会[断金学会——邓的主要经济来源]事，已详前复函，并已严函岳化办理，大约他已和你接洽了。

沪上情形久未得详报，不知如何？日本攻击事，目前自以设法活动，积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合。惟政府必然取妥协投降政策[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蒋果如邓所料，且6月进驻北京、天津，则此信应为1928年5、6月所写。]以图取北京政权，此层民众方面当设法告知，使自择安危也。

宋[宋庆龄]先生已到此同居，一切事商量甚多，日间当络续寄回。

书店[爱的书店]事自以勿对其他人告知为合。并望奋力经营之！余详后函。顾问进步！

请与杰[郭冠杰]兄商量，即买：中日字典一部（关于政治哲学经济的）、又日独字典一部（关于政治哲学经济的）、又日文的明治维新史，及最近政治经济状况小本号各一二本。

[1928]年7月27日

正成：

我由子英处转各兄的信想已收到了。我的决心已是如此，不可变易，兄等谅能了解，并不至因此而灰心。我们要设想中国的工作处处都带着超时代的使命，我们不能太过奢望和急迫呵。琪

翔[黄琪翔]已到法，曾有信来，不日到德来相晤。我因休养身体及利用暑假期间起见，特于7月17日由汉堡乘轮来北极附近旅行，沿途经挪威各海港，所见甚多。现正夏季，故一入北极圈（北纬 $67^{\circ}23'$ ）即半年为昼不复有夜，半夜太阳犹高悬空际正北方。南人到此，真另有天地也！船大14000吨，载客千五百人，全程十八天，收费仅由250马克到600马克，合中国百二十元到三百元，比之中国旅行可谓平极。而食堂及一切设备（如图书馆、舞场、饮冰室……等）皆一律公开享用并无等差，可谓具有资产阶级社会中难得之事。24日到此已为欧洲极北部岛屿，最近北极探险队均由此出发，意大利飞船探险出事亦在此附近。故地虽无人烟而为世所知则甚多也。我们乘船因入港时遇大群浮冰（北极圈内夏季仍多浮冰）碰撞太多，至头部受伤甚重，入水数尺，幸近岸即驶入停泊设法补救，本船人员卒无方法，电俄国之碎冰船克拉辛（此船已救北极探险队人员甚多，声誉满世界，不料我人亦被其救护也）乞援，因彼船有潜水人员可设法代为补救也。克拉辛号昨抵此，整日夜修理乘船伤处。照计划本船尚须北行至北纬八十度处为止，但现伤痕难期速愈且北方浮冰尤多，万难再行，故一俟修竣即须南返矣。在此过三四日之北极圈生活，为趣亦多，盖之周围皆冰山，昼夜皆太阳炳耀，不知黑暗，附近人骨兽骨甚多，盖历次探险队在此附近牺牲者已不少矣。亚洲人来此者恐以弟为始[邓为中国人进入北极圈之第一人]，满船人客对弟甚客气，同行者多教育界职员，女人尤多。每日无线电讯多关中国消息，惜不能与兄等面谈一切也。旅行所得当另函详。专此为北极旅行纪念，并作怀友记录。余到柏林后再函，敬礼敬礼！

[1928年]8月8日于北纬

63° 挪威西海岸船上

忠实的正成：

数日前在挪威极北尖岛所发的信谅已收到，前日在哈米尔斯

特接由柏林友人转到你七月一日由上海来信，你所要求的答复，已大概详由子英转的信，不必再述。我的工作，俟回到柏林后当详细告知你，并预料有好结果。你独自工作自然是辛苦枯槁，书店事请设法维持，不必定须慧凡来的。聘三[谭平山]处也已经另有函告知。笠三[即“立三”，严重]在思想上为与吾等极端反对，而在友谊上则为金石不渝。我每每在至失望时念及他，在最有把握时也念及他。我想他也一定时时念及我们的。他真是一个至可怜的人呵！

我们的船在尖岛附近，被浮冰撞坏事，已详前信。因此欧洲各处都有恐怖的消息传出，因此船被俄破冰船克拉辛号救出，故更由日常事故而变成政治的事件，因此德国民族党的乘客十二分不满意于船公司。又因乘客百分之八十为教员及机关办事人，百分之二十为商人及学生，因修理时间搁至一星期之久，各人大受损失，故公司不能担负赔偿。今日决定，乘客若在两年内，再作同样旅行，可减价百分之六十，亦可见群众要求之力量也。

奇羊[黄琪翔]已到德，但尚未见面。

船现在挪威中部海面，预料十一日午可回抵汉堡，十三日可到柏林。身体尚好，惟睡觉仍甚少耳。唉，正成！我每念你及笠山[严重]我并不孤！我每念及中国，我实觉责无可卸！盼望不久和你们见面罢！问你及冠杰[郭冠杰]学训等的好！

告知学训，我会写详信给他！

[1928年]11月25日

君达[张君达为季方的化名]兄：

星期日又到了，未曾接到你的信，念念！我前个星期日写给你的研究范围，你已经收到了吗？纲领已经完全完成了，明日可以开始付印，印就即寄回。

给蒲鲜[即步仙，侯连瀛]的信，你可以转给他吗？瑞桓[侯连瀛之子]读书怎样？望你有机会的时候就代我致侯蒲鲜！盼望他

能够早日出来罢！横竖也是在监狱里一样，不出也罢了！咳！只望他能够得到书看，能够减少他的烦恼悲哀，减少他的挂念！请你告诉震华[庄明远]，为什么到现在那位四川的罗樵[1929年1月27日邓信才知其牺牲，则此信为1928年写]先生还未有打听出来他到哪里去了！究竟生还是死？我们一定要牺牲一切的代价去打听，并探知他家里的情形！

唉！君达！你知道吗？立真[郑立真，邓夫人]现在来了一封信给我，告诉我，她怎样的悲哀凄惨！我早已决定不再和她共同生活的了。我并且有信告诉过她，我深信中国妇女——她自然免不了——都是在监狱里头，都受着人家所忍受不了的痛苦，我们应该解救她，帮助她。我所以自从结婚到去年出国前止，都是抱着一种救护女子的意思，都反对一切“时髦男子”抛弃旧妻子，去讨“时髦老婆”。所以我曾忍受了好几年的生活平淡的过去。但是现在我的决心是由这样出发的：a. 我现在不能和她同处；b. 我的工作她不能够协同；c. 我不能由她得到一种生活的刺激，使我更加进步奋发。因此我决意和她分离，自然在法律上手续是未曾经过的；在感情上她是十二分难过的。她并且说过，如果我一定不要她，她恐怕是要自杀的。君达兄！你看这事怎办？我望你和冠杰商量一个办法告知我（冠杰请你给封信给他看），我现在暂时不能答复立真的信，因为如果我坚决地说不理会她的请求，那她一定是要绝望或者要自杀的；如果我和她说妥协的话，又违背了我的决心，我不能办的，所以只好约迟一下。

书店[季方曾经手在法租界八仙桥开设过一个规模很小的“爱的书店”，发行《灯塔》、《突击》两种刊物，并作为联络点。]的事怎样了？震华已经见过你了没有？我恐怕他还未有接到我交带他的信。你现在看的什么书？冠杰和言川[即邱学训]上星期我都有信给他们，为什么他们都没有信来？请你质问他们一下子！关于他们的生活我们团体内自然要尽量帮助的。不过有家眷的人负担太重了，怎样办？……

林熙盛现在怎样？请你和他联络一下子！笠参[立三，严重]处有消息吗？他现在一定是打算“到死不变”的！这也是好的。康有为未必无补于世呢？！言川上次有信给我，说他要办书店，究竟他是否和你一块办呢？震华近来如何？蒋煊现在怎样？斯励有消息吗？得空请你都说一下子！上次所问的，我寄你一个大网详函，已分别收到转去吗？念念！

问你们的好！

[1928年]11月30日

君达兄：

第二十七号信已于前日收到，寄来杂志书籍等件亦均收到，本日由《益世报》知笠参已离汉职赴庐山，未知究竟因果如何？弟意必定系他对时局灰心的结果，他现在已成为反动势力的测验器，他的灰心即表明反动势力的崩溃将近，我们在友谊上及责任上都有叫他回头的必要，所以请你务必设尽一切法子打听他的实在消息，如果可能者设法叫他到上海来，我的意思，他如果真是认为“路走不通”了，或可以有叫他学“科学”——他所谓“洋八股”——的希望，你以为如何呢？请你设法子罢！

前函所谓印物大约一二日后即可办妥，如震华处可靠，或拟由他的信址转来，岳化来信说，港行被抄未知详情如何？甚念，匆匆致上并候。

我很喜欢你现在能用功看中国实在社会史等类的书！

告知岳化叫他来一封详信报知港方消息。并代候冠杰他何以不来信？[似与1928年11月25日信内容相合，但彼不编号，而与1929年11月编号信号序可相接，究竟何年？]

各兄对我前封信的意思要来信说知一下子！

[1928年]12月16日

君达兄：

11月25日的信收到了。同时接到了学训兄及章（章伯钧）兄等的函均对于土地问题有所陈述，这是个很好的景象。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应该承认土地问题解决为必须经过的步骤。但是我现在以为未曾到这个可能和必要的机会；我们为得到广大群众的援助及目前中国经济条件的允许计，必须对这个问题详细地考虑并能实际地马上应用出去才行。我所主张的政治没收及经济的限制二项实与聘[谭平山，邓回国前他曾负责主持一些工作，邓回国后因主张不一致离开。]兄的提案根本无殊，不过说话方法有差别的样子而已。这一点望你们详加考虑！我的意思，聘兄一定会同意于我的提议的，不会生出其他问题来的。

整个详细的宣言和政纲已寄香港三份（由粤华[丘粤华]店转，恐会遗失了！望粤华设法查！）又由彭[彭泽民]转二份（想他不日能和你们通信）恐不能收到，故今日又由他处转你们一份（由祥顺里转），望你们妥慎地去取。

收到了，即请比较的大规模的向各人征集意见，最好由聘兄负责征集各人的意见汇起通知我，好作以后的商量，这事是最重要不过的，因为无一致的纲领，决不能有一致的行动的，望你们详细地商量并与聘兄商量。（另有一函致聘兄，想他可以收到！）

书店事如你们的意见很好，但现时因经费关系，恐怕难得大规模地去做，所以至好妥慎进行，勿蹈从前覆辙[“爱的书店”曾被查封]！现在就请你担任监察事务，言川担任编辑事务，粤华担任经理事务，震华担任印刷事务好了！但是各事应由你负责决定一切。明兄副言川，其他的事也照此进行好了！经费宜暂行照原议拨二千元为书店用。支薪最好是正的四十元副的三十元，但各人能有作品则按他例另行报酬，如此则此组织的根基才能支持下去的。请你们办罢！

此外，庆[宋庆龄1929年5月为中山先生葬礼回国，则此信为1928年写。]不日可回国（十分秘密，不必告人），关于书店事及其他事务将来就近当然比较容易进行。目前最要的是团结同志。港

方面应请泽民[彭泽民]担任才好的，此事已告知聘兄，望你们能和他们联络。我每周有长函回国报告事，打算必须做到。数日内将有长文论目前国际情况，请告知言川兄，书店将来需要的“人材”自然要慢慢去找。春潮书局究竟属于何人？林熙盛最近给我一信，知道他们也有一个大规模的计划，如果事实无妨，正可与他们设法合并共同工作呢，你以为如何？请你们详细商量！你目前的生活费无论如何要由公共支你，请你每月支四十元好么？我要通知粤华的。

问你们好，并设法问蒲仙的好！

（致蒲的信转去了吗？瑞桓怎样？）

[1928年]12月18日

君达兄：

星期日寄信谅先收到了！目前第一大事为纲领的决定，我寄你们的刊物收到后一定要设法召集比较有认识及经验的同志们讨论发表意见，并告知我！

聘兄的意思和我不是原则上的不同，而是策略上的分别，这是大家应该明白认识的，所以我盼望你们对他不要错认了这点，并且要帮助他，谅解他，听从他解决一切目前的问题。

关于宋事[宋庆龄归国事]要十分秘密，不好叫外人知道，致于行事有妨，书店的事已经决定如此做，我已去信通知，粤华请你们积极进行好了！

书报杂志都继续地照数收到，勿念！你现时对于家内所负的经济责任困难到如何程度请告知我！瑞桓现时怎样？立真对我现时仍然是缠绵到万分，我真是无法对付！我盼望她恨我以至于弃我，可以减我的责任和挂念！笠参已回鄂去还是决心出来？请你打听清楚告知我好吗？你现在看书的计划怎样了？印物收到后即刻来信告知我！

[1928年]12月28日

日昇[方日昇，季方的化名]兄：

叠函谅收到。耶稣节这里放假两天，我也曾撇开了日常工作到野外去跑了两三天。在大风雪泥泞中行军——只不过走了七十里左右。前日夜又回到工作地——“家里”来。

据岳化来函书店招股事进行很不错，已收到一万五千元以上。我以为愈是招股容易，愈宜小心经营，以免大意失败。我现时在外不能悉心筹划，且此事大半为营业性质，我亦不能多事干预，故请你们大家以小心、节俭、勿铺张三事做去。卓氏出股已多，当然是主要经理人之一，望你召集大家以民主的形式定夺书店各事可也。现时我们团体内可支配之款只存七千元，各项支出日益加多，望你酌量情形，至多照前给岳化信以三千元为限，加入经营也。

笠参据报已脱离鄂政[似应1929年，或1928年也脱离过？因1928年2月—6月蒋桂冯阎曾联合对奉作战。]，现在他实在成为可怜而又最可贵的人，可怜的是他始终找不着出路！可贵的是他终究能明白所做的是卖身的工作，是为人家造孽的工作，终究能舍之他去，了无牵挂！我们在友谊上在责任上都应该设法找他并帮助他求出路。我请你无论如何设法和他见面，并把我的短信交给他。

太朴[郑太朴，1929年回国]不日回国，一切事托其全权办理。前寄你各印刷物未知能否收到？念念！

蒲仙的近况望示知！你的家景现在到如何程度？望你大概告诉我一下如何？余不一一，顺候新年进步并祝健康！

[1928年]12月31日

·君达兄：

前日寄你函及参兄函，谅收到了！今日新年将到，更不能不再写信给你！

你打算对参兄怎样的处置？你能够和他见面么？你有钱使用么？望你给我一个详细的办法！我想这是参兄目前唯一的解决机会，我们不能叫他错过了。至好你先接来上海一同居住，我再设法往下去做。如果慧（慧凡）兄能够一齐到上海来，那就叫 he 到书店里打理去，他能打理的事情也是好的！望你就近设法罢！我现在应该请求你告诉我：究竟有和蒲兄联络吗？许久得不着关于他的消息了！[想必不止一次设法营救过侯连瀛。]前半年我告诉你，我那封给当权人的积书，因为旁的缘故未曾寄到，所以未有丝毫的影响。我请你设法代我致他一个新年的敬礼！学校[指组织]里一切的决定由太朴[郑1929年回]代表我回去处置。今晚这里的朋友们通通集合一起了，有一个快愉的聚会。同样祝你和一切朋友们的进步健康！

[1929年]1月6日

日昇兄：

12月15日的信收到了，我的住址并未改变，何以你和岳化等来信忽然由他处转来，想系误会了，我寄他们的行李住址的缘故（两月以前我曾给他们一个寄行李的住址，现在衣服已收到，无须那个住址了！）望你通知他们以后来信，还是照一向的住址（F/sufwaua）寄，以免迟滞消息。

瀛哥的本质，在现在的困难时能照常坚决、宁静、勇敢，真是我们朋友中十二分难得的试金石，试过了以后不愁不能负担社会责任的。我也同情于你的见解，叫他现在平安在牢狱住下去，也不能不说是“好的”！

印刷物你们应该是已经收到，原则上和聘兄等永远不会分离，但在目前工作的进行上，我的意思应该十分作文化工作的工夫。除此以外，其他是难在最近的将来获得效果的。所以书店事一定是要努力去做。聘兄来信曾反对独立地办书店，他已有意思管理，那应该就听他的意思为是。不过书店中的股本应该十二分

慎重地保管经理，不好任意支销，致后口结果毫无也。

聘兄处已托岳化即日付五百元给他，他还未曾办吗？断金会款已照前函托你及岳化负责，凡对于亲密的各友及急要的事，凡数目不大的，自然你可以酌量支出应用，望你勿介意。

我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并未曾忽略及隔膜，这个分析能否应验，看一年内自然可以应验。中国前程早已不是中国本身力量可以规定，不从国际的情势出发而观察，必然发生局部的错误！

我一向从事的，决心编绎的太平天国史及明治维新史，因国内其他需要更加急迫；故未能完成。但日后必设法编成出版也。

太朴兄月底动身回来，附其带回我最近的思想系统和政治见解一长篇回，或者可以翻印付各友一览也。

立真处已详细决断地复了她一封信，她一定会因此更加伤感，但我无法完成她的希望也。你目前的生活状况，望你来信时附述一是，顺祝敬礼！

[1929年]1月17日

君达兄：

第二十七号函收到。二十六号函寄他处转的，也已转到，于1月6日复知你了。想你可以先后收到。昨日又接自申来电，错字甚多，但主要意思可推知。庆行止，已叠详前函，故不必电复，以省费省事。他大约经西伯利亚先到北平，朴兄同行。本日已经告知聘兄，说明或者可设法在彼处见面商议此后教材取用及教授方法[均暗语，指宣言、纲领、革命方法等]各事。但应如何决定应由聘兄自择也。你们对于中国局势的观察都是局部的，都是为中国的情势所限制，故不能真正了解中国问题。你们应该知道中国局势是由外力定的，所以如果不从全世界的局势看去，当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我可以简单地说：中国或者暂时再把分割的局势延长，或者快由美国的领导到迅速发达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去。但是无论如何，结局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我断定如屡次函内所

述的。这种情形你们可以由日后的情势推知的。瀛哥附我的信已收到，我十二分钦佩及感激他的毅力和热诚，像这样的人才真是顶天立地的。立兄的刚强不亚于他，但是太为旧社会所禁锢而不自知了。现在好了，他毕竟是汉子，择善不后人，嫉恶如仇敌[和1928年12月28日信严重已脱离鄂政相合]，这两句话是可以奉赠他的。我十二分盼望你和他亲见一面。我上次寄给他的信已经转给他了么？我盼望无论如何第一步你把他拉到上海来同住。第二步我再想办法。

瀛兄的信，我另日详复。

书店事，应取营业主义，照正当的股东会议办法，不好过于被人干涉。至于最好的朋友们在店中任事的，自然可以听老大哥的招呼，但是千万注意政治化的恶果，至于店内一切用人行政，我已发表了意见，我再不愿意干涉。请你们自己去办吧！

盼望你忍耐，不因小小的事而灰心失望！

[1929年]1月20日

君达兄：

前日复你的电报和信想你已经收到了。现在复瀛哥一函请你阅后代转。

笠兄你已经和他见过面或通过信没有？他现在是一个寒林中的苍柏，他需要人们的维护、赏鉴，请你无论如何把他接到上海来同住，好吗？我那封信，他如果读了，他一定是半点头半摇头的，但是不能不承认他所依托的社会的腐朽，无法为力。

学会的款，前托岳化和你共同负责的，已经收到了么？书店的经营，只[至]多能投资三千。因此外用途尚多，不宜过于冒险也。

你和笠兄岳化等生活费，请从会款中支用，请勿介意。朴[郑太朴]兄的父亲据说已经逝世了，他家里很穷，请你们就近送他一百元作治丧费用。余不一一，顺致 敬礼！

印物收到后，各人意见如何？请详告我！

[1929年]1月27日

君达、岳化二兄：

岳兄12月16日自港、君兄除夕日自沪来信都同日收到了。你们的信都照我寄行李的地方寄是不对的，因为耽搁了许多时候。请你们务必把中报及各处的地址改过来，仍然寄到 *Bayarichestr.*

29. 勿误为禱！

新店[新党，即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无论如何要待太朴兄回去决定，我已将此意告知聘兄，请勿卤莽从事，致贻失败！来函所转潘[潘振亚]某的意思完全是无赖的揣测，请勿介意。陈某⁹见面问题，你可以私人资格去见他，但你不要具体地去主张发表意见，只可以探他们的意见。

罗稚兄竟被害了！我对于此事应该负百分之九十九的责任的，因为他是我派去的，而且我无法叫他在反动的势力下退出来！我真是许多同志中的罪人，我知到何时才能把罪赎完！也好，把他和孙炳文兄的事迹先行设法搜集起来罢！我们不要忘记了替他们报仇！请你们设法打听他们的家属情形，好么？

书店的营业何以始终无确实的消息？望你们集中一切精神办这个事，其他都是漂荡的！

我目前一切的工作集中在经济史及理论的研究，七月以前可以完成一个段落。本月底务必把政治理论及史的研究告一段落。中国问题总在明年开始了。一直到现在研究所得的结果虽然很少，但是已经成了一个系统。我已经把这个系统的思想和主张写了一篇文章，如果太朴不能会面，我打算寄回给你们大家参考。

你们读书的结果如何？盼望说一声！应该买一部威尔士的世界史纲（商务馆出）给步仙看。

震华许久未有信来，现在怎样了？聘兄要求的每月款项，你

们有什么办法？自然只好作罢论了！我已经答复了他，你们不必想法子答复。问你们及各兄的好！

[1929年]2月3日

霜达：

寄来的《饮冰室文集》已收到。但是恐怕要在年底以后才能看到，因为我的研究计划已决定了，如上次信所说的一样。

我由鸣球处知道笠兄的住址，现在告诉你，请你先和他通信，他的倾向似乎已经决定，不能再出来到任何地方去的，但是我们有对他贡献劝告的义务。因为这样的一个人活埋在宇宙里，实在是可惜的！慧兄怎样了？你能够和他通讯吗？蒲仙的信谅你已经转给他了。朴兄决定本月十八号由柏动身，大约三月初可到北平。一切问题要等他回去做一个总决定，请你把这个意见告知大家，不要着急。辞修[陈诚]有信来，要出来“求学”，我已答复了他，赞成他的话。你读书成绩如何？我有两篇短文，一篇比较重要些，五日内可寄回给大家参考参考。问你和各位的好！

笠兄通信处：九江星子县龙永春转交栖贤寺离尘和尚代收。

[1929年]2月17日

日昇兄：

第二号信已收到。前星期日用挂号寄你们两封长篇论文及信已收到了么？念念！

笠兄的踪迹我已于前信告知你了，想所得的结果是相同的，我看他不会听我们的话就出来的，但是我们且努力去劝他出来罢！我想，他的出来，非等待我们在哲学及政治经济的主张成功了一个很显著的系统以后，他不会折服，他不会出来的，所以我们且十分努力于系统的完成，留待后来和他见面罢！

你们对于起草的文中以为有两个缺点，在这一点——对国家派——是似乎对的，但是第二点——对民权——是绝对的不对。